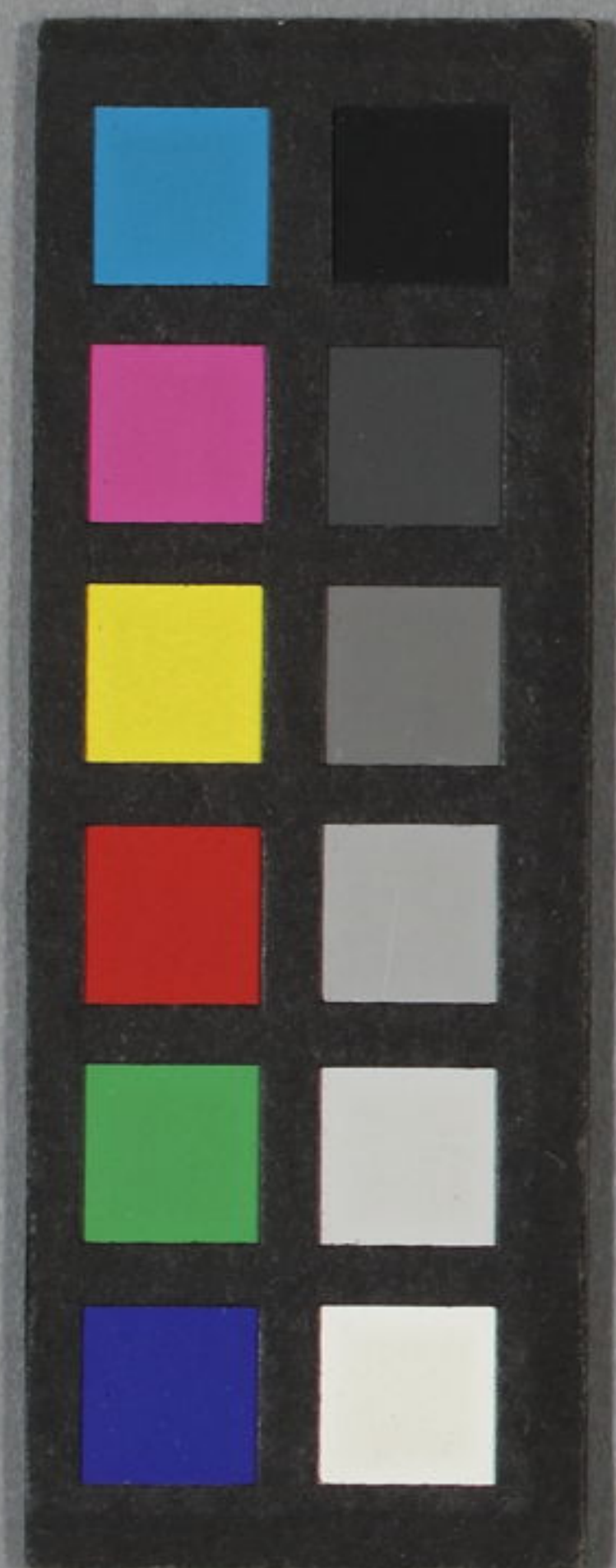


随园随笔

5
25
1



同治丙寅春銀

隨園隨筆

大魁堂藏版

序

考據之學莫盛于

本朝而非予性之所近漢賈山涉獵不為醇儒夏侯建議夏侯勝所學踈闊而勝亦議其繁碎予故勝山流也考訂數日便覺下筆無靈氣有所著作惟摺摭是務無能運深沈之思方知班揚鄭孔故是兩家不必強不能以為能也然入山三十年無一日去書不觀性又健忘不得不隨時摘錄或識

借 25 1  
非 卷



隨園隨筆

大於經史或識小於禪官或略叅已意判別由來  
或但錄前聞道聽塗說歲月既久卷頁遂多皆有  
資于博覽付之焚如未免可惜乃題古人開卷有  
益四字以存其編嘻予老矣自此以往假我數年  
開一日之卷有一日之益然則此書之成吾見其  
進也未見其止也乾隆四十二年歲在丁酉長至  
日袁枚序

隨園隨筆卷一目錄

經文異同

經註迂謬

經註平易

說經新奇

杜預不見今尚書

洪範是祭名

主皮是射名

克己復禮是成語

不求甚解

祭天一歲四舉

三祖配天

摘九經註疏

疑繫詞

疑三百篇

疑尸

疑謚

經傳二疑

金海陵疑配天

疑鳧藻

三傳多古字

公羊之非

穀梁之非

說詩同異

隨園隨筆卷一

錢塘袁枚子才著

仁和邵希曾  
無錫賈崧編校

經文異同

說文所引經書與今本殊如觥飯為飠飯服牛為犗牛  
其文蔚也為斐也乘馬班如為驢如新臺有泚為有玼  
既伯既禱為既禡既禡天地細緼為壹壺教胄子為育  
子嘽嘽為痿痿殿屎為唵呶荷簣為荷與赤鳥几几為  
擊擊凡如此類不一而足仲長統以風乎舞雩為諷乎  
舞雩韓愈以浴乎沂為沿乎沂夫人自稱曰小童為小

妾漢書律歷志曰予欲觀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  
納五言與今舜典不同漢書註以艷妻爲閭妻蔡雍碑  
三歲貫汝爲宦汝爾雅傷如之何爲陽如之何虞翻以  
康成不識古邪字誤以柳谷爲昧谷蔡雍以五更爲五  
叟御妻爲御妾王充以舊云刻子爲舊云孩子考靈耀  
爲以文思安安爲晏晏史記以平秩爲便程平章爲辨  
章孳尾爲字微石經以三嗅爲三憂明夷左股爲左般  
箕子爲根滋唐司戶叅軍郭京得王輔嗣手寫周易本  
與今異者凡一百三處如卽鹿允虞何以從禽也老婦

得其少夫君子以居德善風俗之類論語問子西曰彼  
哉彼哉廣韻以爲彼哉彼哉呂氏春秋引夏書曰天子  
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  
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孝行覽引商書曰刑三百罪莫  
重于不孝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漢歷志作惟太  
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微子我其發出狂史記宋世  
家狂作往無逸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石經曰肆高宗  
之享國百年禹貢二百里男邦史記引之爲任國任卽  
男也樂記禮主其和史記樂書禮主其謙樂記石磬磬

磬以立辨史記樂書石磬磬以立別高麗本集解以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二字乃音字之訛劉脩碑恂恂如也作遜遜如也祝睦碑作逡逡如也費鳳碑涅而不淄爲涅而不滓又石經執禮爲藝禮剪商爲戩商肥遯爲飛遯三嗅爲三噫集韻鏗爾爲煥爾壹戎衣爲殪戎殷漢書以齊桓公正而不諂爲法而不諂

經註迂謬

經註最迂謬者明明周有平王而召南詩平王之孫鄭氏必以爲平正之王乃武王也明明周有成王武王而

周頌成王不敢康必以爲成此王功不顯成康必以爲成安祖考之道改前王謚法以遂其私說註適館爲諸廬屋漏爲小帳退食爲減膳撰几爲有憑佐食爲有翼註雍雍在宮辟雍也不諫亦入謂入太廟亦既覲止爲男女構精之構五日爲期六日不詹爲妾年未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婦人過五日必有思男子而不得之病註左之左之爲陽道朝祀之事右之右之爲陰道喪戎之事註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謂卽曾孫之王后太子也成王勸農必與王后太子同行註言從之邁言

將自殺以從之註見乎著龜動乎四體謂四體卽龜之四體也註天子負斧扆而立天子周公也不稱其攝直云天子并云其筮十有二旒又註明堂位曰魯之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篡也禮樂未嘗相變也註君子不盡人之權權爲飲食不竭人之忠忠爲衣服註夢齡事爲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註大德敦化指天子小德川流指諸侯註蒹葭謂刺秦襄公不行周禮馬援註文祖爲天下有文故也角弓箋母禁詞毋從女象有姦之者禁令勿姦故毋爲禁詞又鄭註

一切碩人作大德解而獨以白華碩人爲妖大之人以齊子豈弟爲卽齊子發夕之義訓爲闡明發行而又引古文尙書以弟爲闡必欲翻毛傳樂易之說謂與他豈弟不同註昏椽靡供以椽爲椽女子之陰此乃景十三王傳中事二代上無此刑註粵若稽古帝堯以古爲天稽古者同乎天也未免牽強註天子一食言天子必待勸乃再食何作僞至此註衮冕用玉二百八十八片若如此則天子之頭不勝其重註夏至祀地示必服大裘若如此則天子之身不勝其暘註喪禮含殮用米二升

四合君大夫用口含梁稷四升如角柶不能啟其齒則鑿尸頰一小穴而納之爲子孫者不應悖亂至此注論語皆不及門鄭謂不及仕進之門而失所也啖助以爲齊太岳之亂而五石隕宋象桓公卒五子作亂也宋將得諸侯而治五公子之亂是鷁退不成之象故後六年霸業退象六鷁之退飛也孔父義彤于色者孔父之妻美而艷古者大夫之妻當乘車不令人見其面今爲華督所見是其義從女色不形也趙岐序孟子篇取以七者天有七政故也取以章二百六十有一者三時之日

數也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施七政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注望道而未之見言文王爲殷祿未盡故望紂而不敢誅遁詞卽秦客之度詞文王在上一詩毛傳以爲文王受命而作然則文王生而謚文乎自以爲於昭于天乎莊公元年經書夫人孫于齊因上文甫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故謹書夫人不著姜氏省文也閔二年夫人姜氏孫于齊去莊公二十四年夫人姜氏人已隔遠矣不得不着姜氏以表之何休遂謂殺夫重罪故去姓殺子罪輕故不與姓何穿鑿乃



爾

經註平易

六經古註最平易者如韓嬰說黍離詩人求亡不得中心憂懣不識于物視彼黍離離然誤以爲稷之苗憂甚故也鄭氏訓學字爲誦習人不知不愠爲人有所不知則教誨之而不愠怒費而隱言世道違費則君子隱去天地位萬物育直指帝王顏師古以甘誓孛戮者辱之爲奴也非族誅也毛氏以履帝武敏歆帝爲高辛氏蓋姜嫄從乎帝而見天也孔氏註納于大麓謂大麓萬幾

之政能調燮陰陽故烈風雷雨勿迷人也無所取材謂無所取于梓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朝聞道謂朝聞有道之世則父死亦可益悲天憫人之意也說文以寢衣爲被方于長一身有半相合趙岐註爲長者折枝按摩也以支爲肢方于長者二字有屬毛箋不日成之言不與民立日限期也注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卽康誥如保赤子之義言治民也中庸疏三年之喪父母適子正妻也不專主父母故更云父母以別言之註鄉人儻以爲孔子慮驚先祖故朝服亦敬室神之禮也三

嗅謂子路供雉孔子但三嗅其氣而不食也王伯厚以矢魚爲射魚引漢武射蛟爲証洪容齋以小星之詞卽殷其雷之旨蓋使臣宵征摒擋行李不敢慢君命之意不然則床帳衾裯非一女子所能抱而來者侯果以朋盍簪爲冠簪之簪少陵詩盍簪誼列馬已直用之註莧陸直以莧爲莧菜商爲商陸不以莧爲羊也王明齋說射侯者言矢至以此爲候故古文作侯像矢集布上之形禮記考工皆以射中爲諸侯然則天子士大夫竟不射侯耶崔靈恩疏周禮云禋讓之時禮樂變更者多所

以新人耳目此周禮之所由作也賈逵註當仁不讓于師師衆也胡廷芳註剪商爲戩商戩勤也爾雅剪彗勤也言太王勤勞以奉商也馬周以犬馬有養主人子說故疏稱臣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毛西河註山節藻稅是諸侯所居文仲以大夫而僭諸侯之禮故譏之與居蔡是兩事樊遲請學稼是許行並耕而治之意故夫子有上好禮上好義之言若泛言爲農圃則下文無着落矣天香樓偶得解父母惟其疾之憂父母二字畧讀斷其字指父母言言爲人子者首當以父母之疾

爲憂益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意馬融曰孝子不妄爲除  
疾病外不使父母憂也顏息齊解賢賢易色指妻也重  
德不重色也子夏此章兼論五倫蓋夫妻君臣父母朋  
友也學則不固固陋也能學則不固陋也何休廢疾云  
廡焚孔子問傷人不問馬今穀梁以苞人民爲輕壞宮  
室驅牛馬斬樹木爲重是理道之不通也康成釋之云  
人民牛馬雖苞雖壞之後仍可歸還斬壞宮室樹木則  
不能復有宮室樹木矣故以爲重也廢疾引運斗樞曰  
夏不田穀梁夏田曰苗於義爲短康成釋之曰之子于

苗選徒鬻鬻此毛詩夏田之証也膏盲以左氏稱武仲  
爲聖爲有戾于孔子康成箴之曰左氏此說譏御叔之  
不學非謂武仲之聖同孔子也膏盲駁左氏年鈞以德  
德鈞以下以爲君之所立人必從之何事于卜康成箴  
之云周禮有會群臣萬民而詢立君一條又安見其不  
可以卜耶劉賈夫云周南召南南也非風也故曰以雅  
以南袁清溪以惟求則非邦也與惟赤則非邦也與皆  
夫子之言非曾點問詞蓋引求亦以証陋由爲其不讓  
非爲其爲邦故也若曾點問詞則點固高士不應屢解

陳國以等 卷一  
不明若是之笨王厚齋註葛覃言告師氏言周禮率四  
夷之屬以守王之門外故夫人歸不得不告黃東發以  
論語見其二子焉句在至則行矣之下方與子路曰不  
仕無義有交合否則子路無向空舍曉曉之理曾幾解  
弋不射宿言孔子不欲陰中人也孫季昭解哀公問社  
以爲哀公欲去三桓故問社者問不用命戮于社之義  
宰我勸之曰使民戰栗孔子非之曰成事不說言三桓  
之勢已成矣不可咎其既往也白虎通以相鼠之詩爲  
妻諫夫也

說經新奇

後世說經之新者邢凱春秋通論以郭公爲草名卽布  
穀也引公羊以戎捷爲戎菽作証宋翟公巽言論語式  
負版者非版藉乃喪服也古者喪服有負版綴于領下  
垂放方尺有八寸服傳所謂負廣出于適寸者是也鄭  
註負在背上適解領也喪服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  
辟領王充言曾點志于禮樂將爲舞雩之祭所云童冠  
者歌童也馬融以百獸率舞者荀處也木獸也鳳凰來  
儀者笙之刻爲鳳形者也簫聲之和也不然焉有朝廟

中百獸能來之禮韓文公梁武帝均以宰予晝寢爲晝  
寢古晝字卽晝字齊地無晝孟子宿于晝卽晝也吾以  
汝爲死矣爲吾以汝爲先矣之訛何晏以帝出乎震帝  
伏羲也郭琛以震用伐鬼方震擊伯名也太任父也巧  
言令色孔壬壬卽工共之名與三苗驩兜對稱劉質夫  
以紀侯大夫其國大紀侯名也啖助趙匡以左氏非人  
姓名古帝王言則左史書之故曰左氏以爲左邱明者  
悞也左邱明只作國語耳歐陽詹以片言可以折獄乃  
夫子戒由也率爾之意非許之之詞曹操解吾與汝不

如也以爲吾與汝皆不如顏淵也焦弱侯以元亨爲元  
亨毛西河以春王爲春旺今之五倫是中庸之五達道  
非古之五倫六藝卽六經非射御書數也方密之註沽  
酒苦酒也周禮夏官司兵注謂功沽上下疏沽謂粗惡  
者爲下等也方言假沽惡也不與市脯同義李穆堂解  
鄭聲淫作怙慝解歷引經集如詩之淫威左氏之淫于  
元枵禮記之母淫視聲淫及商孟子之淫詞知陷晉語  
之底著滯淫列子之朕之過淫矣皆不作男女媾狎解  
况齊襄衛宣陳孔寧儀行父之事惟鄭鮮有聞焉安得

以聲淫爲淫治之淫乎馬融解論語爲力不同科爲力  
役之征有上中下三科也程大昌解子語魯太師樂乃  
大師非太師也周禮大宗伯官有大師有小師以瞽爲  
之是也魯樂官不合有太師猶之入海之少師陽非微  
子所稱之父師少師也馮山公以爲文王自稱王而尊  
紂爲帝故祭公謀父稱商王帝辛其他商王無稱帝者  
此其証也程綿莊以爲誅管蔡者乃武庚非周公也故  
云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罪人者武庚以管蔡爲罪人  
而誅之也鄭讀君牙夏暑雨小民惟曰怨資資字連下

讀孔改資爲咨連上讀則下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  
少一字矣衛瓘讀必有忠信如邱者焉焉字連下讀言  
十室之邑焉知不有如邱之好學者蓋謙詞也予所不  
者晉欒肇以不爲否屈也言我道之所以否屈者乃天  
意也陳祥道言高宗彤日是祖庚祭高宗非高宗主祭  
也西伯戡黎者武王非西伯文王也甘誓乃召六卿古  
注天子六軍六卿皆從李子真以爲此非周官冢宰司  
空之六卿天子別有六卿若當用兵之時冢宰不得統  
屬于大司馬三山林氏頗是其說

杜預不見今尚書

辰勿集于房今義和之命有之而杜註左氏以為逸書欲敗度縱敗禮今之太甲有之而杜註左氏亦以為逸書

洪範是祭名

尚書大傳惟王后元祀帝命大禹步于上帝維時洪祀六沴用咎于下註用此時始大祀六沴之用咎于下者是洪範乃祭祀之名猶之禋亦祭名不止作喪服之漸淡解

主皮是射名

儀禮鄉射禮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考周禮射不主上有禮字非武射也以禮射而貫革所以異于古也

克己復禮是成語

左氏楚靈王乾谿之敗孔子曰志有之克己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克己豈其辱于乾谿

不求甚解

漢末馬鄭之學與儒者多穿鑿附會孔明不欲非之故

曰讀書但觀大略淵明不欲非之故曰不求甚解

### 祭天一歲四舉

鄭康成以祭天之禮終歲有九王肅則云一歲二祭一南郊一祈穀也五時行氣是祭人帝非祭天帝也程緝莊以爲一歲四祭一祈穀一雩一明堂報享一南郊宋郊最少太祖在位十七年值郊四次真宗以天書故三年一郊

### 三祖配天

兩漢魏晉配天一祖而已唐高宗始以高祖太宗雙配

垂拱時又加以高宗是三祖同配也

### 摘九經註疏

漢人註疏好臆造典故如康成以郊天之鼓必蒙麒麟之皮孔融笑其寫孝經必用曾子家竹冊是也然非典之典業已二千餘年則文中引用頗資博雅王伯厚摘其引漢語者作漢制攷予亦禱摘數條以新耳目如註文王受命引元命苞禹觀河見長人臯陶在洛見黑公舜爲太尉與堯坐舟中見鳳凰含圖置軒轅前黃帝再拜受之湯登堯臺見墨鳥文王坐靈臺見赤雀含丹書



止于戶武王伐紂有白魚入舟化爲赤鳥以穀俱來註  
伐崇引外傳天龍卽女柁星齊之分野大姜之祖也有  
逢伯陵者殷之諸侯封之齊地逢公之死其神憑焉周  
出于姜姓故爲外祖所助註中庸必得其位引援神契  
孔子黑龍之精不合代周家木德之蒼註獲麟言血書  
于魯之端門子夏往視之化爲赤鳥文曰孔聖沒周姬  
亡周王爲天囚孔子作春秋時卜得陽豫之卦益夏殷  
之卦也註九月大雩引古之人重請請乎應上公應上  
公者古之神人通乎陰陽者其雩之祝詞云寡人當死

百姓何謗願撫百姓以塞無狀計周官引緯書云泰山  
失金雞西嶽亡玉羊註春秋引孔子云我志在春秋行  
在孝經註西宮災云魯僖公先娶楚女而齊勝後至而  
脅之故西宮災乃楚女之怨氣註季姬與鄆子遇防言  
魯季姬先配邾婁而淫鄆子故二國交忿宋襄爲曹南  
之會以和解之邾子不從乃執鄆子而用之註垂歛之  
盟言公孫敖會宋公盟垂歛者誅商臣也三諫者月三  
月而成魄也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歸鄆謹之  
田公受之此違之驗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

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漸加註秦公子云秦嫡子生不以名令乎四境擇勇猛者而立之古者諸侯出師世子率輿守國次宜爲國者持棺絮從註蔡封人云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害季季避之陳封人死季歸思慕三年故春秋賢而字之註大雩云魯僖公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天乃大雨註君奭云散宜生受學于太公太公除師學之禮酌酒切肺約爲朋友註吳入楚云子胥鞭平王尸血流至踝楚昭王將入海父老曰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乃戰而勝得以

復國註啟征云有扈氏爲啟庶兄賢堯舜而薄禹以爲不讓賢而傳子故啟伐之註文王世子云文王戒太子曰我終之後但稱太子河洛復告遵朕稱王可也文王問太公用兵孰先太公請伐密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曰臣聞先王伐難不伐易伐逆不伐順遂伐密密之人縛其君而來歸註生民詩引馬融曰帝嚳四妃上妃姜嫄生稷次妃姬訾生摯當三妃生子時姜嫄未生故禋祀求子姜嫄任身之月帝嚳崩崩十月而后稷生蓋遺腹子也雖爲天所授以寡居

而生子爲衆所疑不可申說知后稷之神奇必不可害  
故特棄之以著其神堯知其然而聽之註說命云傳說  
蒙胥靡之衣入高宗之夢云我徒也姓傅名說天下得  
我者豈徒也哉武丁悟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悅也  
天下當有傅我而悅民者明以夢視百官皆非也乃使  
工寫其形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露索役于虞  
虢之間註金縢云成王有疾周公揃爪投河乃書而藏  
之記府有人言周亂公出奔楚所云罪人斯得者周公  
之屬與知攝者周公出奔二年盡爲成王所得公傷之

恐其刑濫乃作鷓鴣之詩以貽成王白華疏言褒氏在  
母腹四十六年而始生標梅箋言三十之男二十之女  
不待禮會而行之十月男女同巷相從夜績女功一月  
得四十五日有所怨則相作歌詩里正男女年六十以  
上其有辨護伉健者官衣食之使人民聞采詩移鄉遂  
以達天子註禹作司空云堯時冬官爲共工知禹有聖  
德必成功故改名司空以官名寵之非常官也至禹登  
百揆之任捨司空之職爲共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益  
作朕虞註洛誥引書傳稱周公將作禮樂優遊之三年

不能成君子耻其言而不見從耻其行而不見隨將大  
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不能揚父功業乃營洛邑  
以觀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于其  
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况道之以禮樂乎然後  
敢作禮樂康成言太王遷岐一年成邑三年五倍其初  
注弼成五服以爲禹之疆土三倍于堯註侈今侈兮引  
顏叔子獨處隣婦遭雨室壞趨之叔子納之而使執燭  
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爲避嫌之不審矣若  
其審者宜若魯男子矣註采薇云西伯將遣戍役先與

之期以采薇之時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註鴛鴦章  
古明王所乘之馬繫于廐無事則委之以莖有事乃與  
之穀註甫田詩云甫田丈夫也太古之世以丈夫稅田  
注車攻云田者芟艸爲防褐纏旃爲門表纏質爲櫛間  
容握驅而入輦者不得入天子發后諸侯發天子抗大  
綏侯抗小綏戰不出頃田不出防又取禽獸以左膘右  
膺之射中處分上殺下殺面傷不獻殺降也不成禽不  
獻哀幼也凡輦有一斧一斤一鑿一耒夏后氏二十八  
人而輦殷夏曰余車殷曰胡奴

陔餘叢考 卷一  
趙岐註孟子云周公以為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以為  
周公兄也故望之註益歷山澤而焚之益為堯之火正  
註非禮之禮引陳質娶妻而長乃拜之註西子言西子  
在吳過市人求見者輸一金錢註內則言諸侯取九女  
兩兩而御或三日或四日自后妃以至二十七世婦八  
十一御妻皆十五夕而御畢以金鑲進之以銀鑲退之  
小星疏云五日之中一夜夫人四夜妾媵夫人所專不  
須設帳帳為妾設也望前尊望後先卑望前最賤妾  
抱帳往貴者抱之還望後貴者抱帳往賤者抱之還何

休亦以為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左媵居西宮右媵居東  
宮少在後疏遷社云湯伐桀時旱致災明法以薦猶旱  
至七年故湯遷社以周棄代之欲遷周勾龍以無可代  
之者于是乎止註三以天下讓謂逃去為一讓太王死  
季歷為喪主計泰伯泰伯不來奔喪為二讓斷髮文身  
為三讓註韞引孔安國云古者佃魚不食其皮衣其皮先  
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即韞  
也註舜妻引帝王世紀云舜三妃娥皇無出女英生商  
均次妃癸比生二女一霄明一燭光註帝乙歸妹引京

房載成湯嫁妹之詞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故帝  
乙歸妹夏傳以為湯嫁妹也鄭康成註盤庚言祖乙奢  
侈乃謀徙湯之舊都故首篇是盤庚為臣時所作而史  
記則云盤庚奔後人思盤庚苦小辛乃作盤庚三篇又  
言偏駕不入王門故乘墨車以朝而囚服以見天子偏  
駕者在旁之副車尚書正義曰舜耕歷山夢眉長與髮  
等康成曰四岳者羲和羲仲四人之子也四人之子又  
為八伯論語隱義注由也不得其死然衛蒯瞶亂子路  
與師往有孤黯者當師曰子欲入耶曰然黯從城上下

麻繩鈎子路牛城曰為師耶曰為君耶曰在君為君在  
師為師黯因投之折其左股不死黯開城欲殺之子路  
目如明星之光曜黯不能前謂曰畏子之目願覆之子  
路以衣袂覆目黯遂殺之子路從而後孔子至蔡解于  
客舍夜有人取孔子一隻屐去盜者寘屐于受盜家孔  
子屐長一尺四寸與凡人屐異論語邢疏曰公冶長解  
禽語故繫之縲紲古樂府載其詞云喑喑嘖嘖勺蓮水  
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車折角取之不盡相呼共啄

疑繫詞

歐公疑繫詞非聖人所作自知其說之忤衆故同時得一廖偁所見相合喜不自禁又劉若愚稱先師陳矩有遺書一卷說周公作繫詞始于孔穎達其實文王作之與周公無涉也所見亦奇

### 疑三百篇

元儒王栢疑三百篇爲後人僞作非三代以上之詩宋大中年博士沈朗進新毛詩四章表云關雎言后妃不可爲三百之首故別選堯舜詩二章取虞人箴爲禹詩文王篇爲文王詩是翻孔子之案也而朝廷嘉之可發

一笑唐劉迅作六說繼六經取漢詔以擬尚書取房中歌臨春樂以擬雅取白頭吟巴渝歌以擬風

### 疑尸

祭之有尸散見于毛詩三禮者不一而足獨王伯厚以爲尸乃夷禮也引隋書蠻夷傳巴梁間以尸祭爲証

### 疑謚

謚之有美惡左氏載楚共王臨死而請楚成王勿暝而爭孟子言雖孝子慈孫百世勿能改獨鄭夾漈以爲凡謚皆美詞也名且諱之而寧忍揭其惡乎靈之爲言昭

也厲之爲言武也幽之爲言傷也皆美詞也引子温而厲爲証

經傳二疑

羅氏識遺駁戴禮夢齡之說曰文王十三而生伯邑考若以與三之說計之當是四歲生武王斷無此理洪容齋駁衛宣公殺伋之說曰宣公立于魯隱四年卒于桓十二年在位才十九年耳子伋娶婦年當十五六娶而奪之生壽及朔不過十歲以下兒焉能竊旌越境以代兄死耶

金海陵疑配天

大金國志太常寺卿翟永固將廟祭請海陵始祖之號書以配天海陵怒曰至尊莫如天而以祖配之祖有靈其心安乎杖永固二十金史太常卿翟永固出試題尊祖配天賦海陵曰我祖當日祭天拜乎曰拜曰豈有生則下拜死而同體配食者乎曰古有之曰然則桀紂所爲亦欲我爲耶杖之二十

疑鳧藻

何義門疑漢書士卒鳧藻藻字當是葵字按鳧葵二字



見馬融廣成頌桂在鳧葵註蕉也于士卒二字牽扯不  
上

三傳多古字

三傳多古字余嘗戲集之在左氏則告曰諗荅曰合忿  
曰楸教曰甚毒亦曰甚獲曰止止曰尸煮曰脰磔曰膊  
曰晏曰肝嘗曰詢耻亦曰詢搨曰按擊曰監鹽亦曰監  
野餞曰餽毅然曰攔然縛曰麋改曰實益曰豸藏曰畏  
又曰微過曰汰溺曰旋又曰私懼獲罪曰懼選屢見曰  
驟見改曰悛誤曰頗勝曰雋行夜曰擻敗曰燿擊曰扶

跌曰蹙吐曰散証曰蹇語曰昨無準曰無藝馳功曰植  
車耦曰淳鐘列曰肆閱曰曹脩曰葳短墻曰隱習曰貫  
不善終而葬曰葬鮮加鼎曰陪鼎斷獄曰蔽群至曰槩  
至患賔曰恩賔位次曰著微細曰銳水濁曰滋純曰約  
中背曰麗背當心曰龜勿書曰勿籍哭會曰幾憂約曰  
隱度高曰揣度深曰仍相土曰物公穀則狂曰忤無禮  
曰化過曰跌持曰標疾曰僂服曰帖豫曰踴擊曰擎誤  
曰偵輿曰筍將遽行曰鑿行妹曰媚更曰革懼曰怖逝  
曰迕驚曰懂刺曰迥打曰批來曰登來國語則視土曰

颯士享年曰登年群好曰曹好搏膺曰招膺無罪曰無  
郵縛曰紡寧人于恭曰陷而入于恭尤曰鬼流涕曰洵  
涕待曰須斷曰契作樂曰厲樂

公羊之非

嘗謂柳子非國謂不知非公羊常偶摘之如春王正月  
而以為黜周王魯宋穆讓國而以為釀禍叔術妻嫂而  
以為賢許止弑父而有時赦宋襄敗泓而以為文王之  
戰祭仲廢君而以為合聖之權于外大惡書于內大惡  
諱然則內之亂臣賊子無忌憚矣賊不討不書葬然則

晉靈齊莊皆暴露矣子同生而以為病桓則是直彰公  
縱夫人淫奔而與大惡不書自相矛盾諸侯不再娶何  
以晉少姜卒齊人請續婚叔向為博物君子不引不再  
娶之禮以辭之而乃以喪辭耶母弟稱弟母兄稱兄以  
同母弟為加親于群公子是知母不知有父也仲嬰齊  
卒而謂弟可以後兄是亂昭穆也商人兄終弟及皆君  
臣也未聞有父子之稱仲嬰齊與歸父皆大夫也無君  
臣之分可以有父子之稱乎以為人後故不稱姓而稱  
仲嬰齊然則襄公二十二年之叔老卒彼又為何人之

後而不稱姓乎以昭六年書仲孫何忌為譏二名啟王  
莽禁二名之漸以齊襄公復九世之仇為合禮啟漢武  
帝開邊之禍以天王出居于鄭為不能乎母啟武后易  
唐之漸實與而文不與聖人不若是之舞文也享國長  
故不為之諱本惡享國短故為之諱本惡聖人不若是  
之齷齪也以諸侯未葬為稱子則桓公十三年衛宣公  
未葬亦書衛侯僖公二十五年衛文公既葬而盟于洮  
反書衛子何也謂立子以長不以賢則太王之舍泰伯  
立王季文王之舍伯邑考立武王何也以齊人執單伯

執子叔姬為道淫不知行人者官名也不稱行人非貶  
也稱子者先公之女也亦非少女而始嫁也魯有送者  
齊有逆者單伯烏得而淫之襄六年莒人滅鄆左氏鄆  
恃賂也謂恃賂魯而慢莒也鄆滅而晉人且來討曰何  
故亡鄆公穀兩家以為立異姓故曰滅鄆蓋惑于昭四  
年魯人取鄆一節而曲解之不知取即取之于莒也立  
於非禮而竟以為滅國亦斷無此書法北史載劉蘭毀  
公羊見公羊白日現形崇蘭而卒余毀公羊殆三十年  
何其鬼之能靈于昔而不靈于今耶

穀梁之非

穀梁紕繆稍遜于公羊而亦不少其可笑者杞伯姬遇于防謂僖公愛女使自擇配已近鄉曲小說家矣魯桓子同生日疑故志之此卽王莽幸增秩懷能生男皆置新郡之意乃是後世小人心事豈有聖人于君父而有此書法乎朱竹垞以爲書子同生者正斷定爲魯公之子以同生十二年而桓公始會齊侯于濼遂與姜氏如齊足信會濼以前文姜並未至齊故特書之以明其爲魯君之子此說正與穀梁相反毛詩展我甥兮毛箋明

其非齊侯之子亦此義也許止弑君以爲不嘗藥按左氏以爲飲許止之藥而卒故曰弑也又慮其藥誤而非有心于弑故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如僅僅不嘗藥何得直以弑書

說詩同異

關雎一章毛傳但言后妃之德不言何人所作劉向以爲畢公作謝太傅妻以爲周公作朱子以爲文王宮人作太史公曰周道闕而關雎作漢書曰應門失守關雎興刺後漢書曰珮玉晏鳴關雎刺之皆以爲刺康王之

詩史記以箕子刺紂賦黍離毛傳以為閔周室新序以  
 為衛公子壽傷其兄公子伋而賦韓嬰又以為伯封不  
 得其父尹吉甫而作也曹植令禽惡鳥論引用之又以  
 為伯封思其兄伯奇受讒而作左氏以碩人美莊姜之  
 賢而列女傳則云衛人刺莊姜之淫冶而作姜聞之悔  
 過改行毛傳以芣苢為后妃之美韓嬰以芣苢為夫有  
 惡疾作列女傳又以為蔡人作刺夫也毛傳以雞既鳴  
 矣為思賢妃之詩而韓嬰以為蒼蠅之聲刺讒人之作  
 又一說刺襄公不早朝而作也毛傳以燕燕于飛為莊

姜送妾列女傳以為定姜送婦作毛傳以行露謂召伯  
 聽訟作而列女傳以為申人女作毛傳以大車為刺周  
 大夫不能聽訟作而劉向以為息夫人作趙岐以小弁  
 為伯奇之詩鴟鴞為刺邠君之詩

隨園隨筆卷一終

隨園隨筆

卷一

五

隨園隨筆卷二目錄

束脩六解

觚不觚三解

夏屋三解

屋漏三解

匏瓜三解

金吾三解

可憐二解

輿圖二解

湯棘二解

癰疽二解

騶虞四解

有婦人焉二解

孟侯二解

措大四解

老聃三解

子卯不樂三解

私字四解

龍字三解

五大夫二解

王母四解

羽觴三解

鮮卑二解

蕭牆三解

季隨二解

傳說三解

三老四解

周行三解

原廟二解

三監三解

三望五解而李穆堂先生別注一說

天地不合祭而合祭亦

居喪奪情

妻則最重

喪三年不祭

特牲少年只一尸

以庶子為長子後五家義

婦人無尸

貴貴

拜墓吉禮

師服

連宗

朋友服

為殤立後

兩妻並封

耐妾

宗子王祭亦以爵重

吏持長官服

庶孫為祖庶母無服而虞東先生獨立一說

夫人于妾無服而答拜有二說

童子無總而兩妾相服有總元孫服制

立孫非禮

母拜子父亦拜子

諸侯祭亦用豚大夫祭亦用牛

與父坐見其子不起 入國見小君

孝子可以出門 孝子可以乘車

古不共廁

尸柩無拜禮

容車

詞大而奠小

出母有

二解而周櫟園別立一說

乳母總

縣令弔人

從母二解

並喪

在遠除服乃歸

大功數間

招魂葬非禮

今喪過古

斬衰可笑

婚而遇期功之喪

古無墓祭而祭亦可

以吉禮送亡者

禮三年喪受服說

儀禮女子子逆降旁親服說

父未殯而祖亡承

重議

父妾慈已者服議

喪所生母雜議

庶出之子謂其母曰所生母繼妻所生子謂其母曰生母見會典駁

封司封贈篇註

三年供飯

廳可代廟

已毀之主

不必瘞未毀之主不必藏



古名物大繁

古合今分

古分今合

習而不察則潛

忽二忽一

明堂

郊天有尸祭昆蟲無尸

喪次卽位

隨園隨筆卷二

錢唐袁枚子才著

仁和邵希曾  
無錫賈崧編校

束脩六解

束脩有六解穀梁束脩之肉不行于境中孔叢子子思  
居貧或致尊酒束脩董子大夫無束脩之餽此束脩肉  
脯也朱子引之以注論語者也後漢書卓茂傳束身自  
脩伏湛傳束脩其躬嵇康戒子書不須行小小束脩之  
意氣此束脩取脩身之義又一解也南史袁樞傳我豈  
能具束脩為兒買弟北史馮偉門徒束脩一毫不受此

束脩主財賄說又一解也新序新昏者有束脩說苑君  
聘后履二兩用琮大夫履二兩用束脩親迎者載三轉  
夫下西行曰某之父使某具不珍之束脩敬禮貞女此  
束脩雖亦財賄而恰主婚姻又一解也延篤稱吾自束  
脩以來章懷太子註引鄭元謂束帶脩飾年十五以上  
也鹽鐵論大夫曰余結髮束脩年十三矣周宏正勸元  
帝入建康曰若束脩以上士大夫知帝都本無定處若  
小民未見車駕還京便謂列國諸王未名天子韓昌黎  
註論語云小子能洒掃進退行束脩之末事以勤其小

者則吾必誨其大者此束脩主幼學說又一解也唐公  
與國子生初入學置束帛一壺脩一束與脩分而為二  
又一解也詩正義引書傳畧說云太王避狄邠人束脩  
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千戶之邑此束脩似作擗擋  
行理之義又一解也

觚不觚三解

觚不觚有三解何註及韓詩外傳皆云禮器也一升曰  
爵二升曰觚觚寡少也言飲酒常寡少也觚而不觚便  
不成政道矣此一說也西溪叢語云木簡也即急就章

急就奇觚與眾異之觚引太平御覽言孔子日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故曰觚哉觚哉言觚一小器耳心不專一尚不成時況大事乎此一說也史遷酷吏傳破觚為圓班氏西都賦上觚稜而棲金爵此主方圓說則朱子所本又一說也

夏屋三解

詩箋夏屋大具也言厚設大具以食我也子雲法言震風凌雨方知夏屋之幘幘崔駰七駟說宮室之美曰夏屋渠渠皆作宮室講孔穎達云爾雅訓屋為具當以禮

物大具為正解王伯厚漢制攷又以夏屋為門廡之稱

屋漏三解

宋儒以屋漏為暗室康成以為小帳陳見復以為當室之白即禮經陽厭之說詩云不愧者以陽厭是祭未事助祭者至此易倦故以不愧戒之

匏瓜三解

何晏註匏瓜一處物也我乃東西南北之人焉能如匏瓜之繫黃東發引天官書曰匏瓜星也古樂府有匏瓜無匹之詞惟南有箕不可以挹酒漿故曰焉能繫而不

不食朱子以為浮水之物木莊子所謂五石匏是也

金吾三解

古今注以金吾為木棒一解也顏師古以為鳥名二解也應邵以為執金革以禦非常百官志當讀金吾為金禦三解也

可憐二解

莊子庚桑楚汝欲返性情而無由入可憐哉言可憫也鮑照詩三春已暮花從風空留可憐與人同此可憐者可愛也

輿圖一解

史記正義曰天為蓋地為輿故地圖曰輿圖一說地形不能方故象車牙曲之勢而號曰輿圖

湯棘二解

列子湯之問棘也是已梁簡文云湯廣大也棘狹小也張湛注云夏棘字子棘為商大夫湯則成湯也

癰疽二解

趙岐註孟子孔子所主癰疽醫也說苑曰癰姓疽名人也

騶虞四解

賈誼以騶為囿虞為官傳曰天子獵七騶咸駕是也墨子以騶虞為樂章名如狸首之義白虎通以騶虞為仁獸不踐生草不食生物史記滑稽列傳東方朔識騶牙形如鹿見則遠夷來賓文選註引琴操曰鄒虞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也

有婦人焉二解

孔子曰有婦人焉古註文母也疑子無臣母之義朱註邑姜也又疑犯牝雞之誚顧寧人常深疑之獨樵書以為婦字乃殷字之訛蓋膠鬲也

孟侯二解

尚書太傅太子年十八曰孟侯諸侯來朝迎于郊者問其所不知此一解也康誥所稱孟侯諸侯之長也蓋方伯者成王使康叔為之又一解也

措大四解

一說士不可犯如醋之酸故大也一說士居新鄭之郊以驢負醋而賣落魄不偶因以名一說鄭有醋溝甲族所居也一說能舉措大事也見資暇錄

老聃三解

史記老子諡曰聃蔡雍書老子碑云孔子問禮時已二百歲故聃然老旄貌許氏說文云聃耳漫也老子名耳故字聃數說雖有異同俱主老子說惟鄭康成注曾子問云老聃者長老之通稱似又與李耳無涉

子卯不樂三解

子卯不樂鄭同以為相刑之日賈逵以為桀紂亡日李尋曰子為貪狼卯為陰賊故不樂也

私字四解

三百篇中用私字有四解薄汚我私私燕服也遷其私人私人家臣也譚公惟私私姊妹之夫也私人之子皂隸之屬也

龍字三解

龍有三解左氏龍見而雩謂東方七宿蒼龍也蛇乘龍謂歲星也淮南子青龍為天之貴神即太歲王莽銅權銘歲在大梁龍集戊辰以歲為歲星龍為太歲也魏文星鍾簠銘歲在丙申龍次大火又以歲為大歲龍為歲星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一  
五大夫二解  
五大夫秦爵名非五人之謂也然左氏定公四年晉士  
蔑執蠻子與其五大夫以弭楚師于三戶此五大夫當  
是五人矣

王母四解

周易晉卦六二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古註母者處內而  
成德之義非實有其人也爾雅以西王母爲西方昏荒  
之國大戴禮三朝記孔子之言西王母獻舜白玉琯及  
益地圖舜遂廣九州爲十二竹書穆王七年王母來賓

皆言西戎也蓋地名山海經言西王母虎身鬚髮似是  
神獸穆天子傳漢武內傳稱女仙年可三十許宴于瑤  
池是四說矣

羽觴三解

劉德云羽觴者疾如羽也如淳曰以玳瑁覆翠羽之下  
徹底可見也劉良曰杯上插羽以速客也是三解矣

鮮卑二解

楚詞小腰細頸若鮮卑些註鮮卑帶也晉以後爲五胡  
之名

蕭牆三解

康成曰蕭肅也君臣相見之禮至此而肅也金仁山曰屏也蕭疏可通望故曰蕭牆劉熙釋名亦作肅字解爾雅翼蕭艸也祭宗廟牆乃炳蕭之地也

季隨二解

古註周有八士以為一母四乳而生八子皆顯宦于周室盛時馬融以為成王時康成以為宣王時然蕭穎士遊蒙山詩曰尚子捐俗緣季隨躡遐軌似以周有八士為隱者流與逸民一節全旨

傅說三解

築于有莘之野者殷相也見于天官書者星也漢賦傳說奉中闈之詞注女巫也

三老四解

古三老之名有四解左氏三老凍餒杜注云中壽上壽下壽也王制三老五更孔疏云天下之所父事者禮最尊漢以桓榮為三老李躬為五更是也漢書嗇夫三老此鄉亭之小吏也又庶老國老死事之老亦為三老見禮經疏



周行三解

周行有三解左氏以為后妃思得賢人以置周之列位此一解也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毛傳主大道說朱子本之以註卷耳又一解也佻佻公子示我周行鄭箋公子衣履不能順時齋送幣帛行乎列位者周人盡受之而無反幣復禮之思又一解也然唐人提籠忘采葉昨夜夢遼陽本卷耳一章之意思意思深婉若以為求賢之詩轉覺無味

原廟二解

顏師古註原廟重廟也引周禮原蠶為証張舜民畫墁錄以漢陵皆作原京城在渭涘故取高原之義也

三監三解

三監孔氏以為管蔡商也漢地理志以為殷畿內之三國邠鄘衛是也邠封武庚管叔尹鄘蔡叔尹衛獨鄭康成以為管蔡霍也

三望五解而李穆堂先生別主一說

七政六宗各自為說古人聚訟三望之解亦有五家公羊以為泰山河海胡氏安國注春秋用之賈逵服虔以

爲分野之星及國中山川杜預釋左氏用之鄭康成以爲山川在封內者徐州魯地三望蓋海岱及淮范甯釋穀梁用之劉敞以爲星辰山川趙鵬飛以爲岱淮濟諸說岐出李穆堂駁云分野之說攷之經傳不在望祀鄭氏趙氏以爲境內山川則諸侯所得祭常事耳何必書公羊以河海爲封外之祀合于魯郊非禮之意然望祀所及不獨此也凡望而祭者皆曰望故何氏釋天子方望以爲郊時所望祭四方郡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岳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一有六既已推及境外何由

知爲此三者耶何氏謂魯獨祭其大者謂泰山河海爲大豈日月星辰謂之小平劉貢父以爲星辰山川庶幾近之然謂之三望當實有所不得泛及望祀也周禮大司樂舞大磬以祀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既曰四望又曰山川是山川之外別有四望也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乃四望曰祀山川曰祭其四望爲天神之屬山川爲地祇之屬山川不得列于四望也祭祀各從其類故後世郊社之禮亦以日月星辰風雨從祀于園邱岳鎮海瀆從祀于方澤後人徒以山川書有望于山川之文遂以泰

山河海之屬目爲三望不知山川雖在望祀之列于郊天之望無涉然則四望何神耶鄭註賈疏以樂六變而天神皆降之說疑天非一神謂日月星辰在天神之列又以祀屬天神謂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當在四望其實六變之樂姑洗在焉天神皆降別無四望之神是四望統于天神矣可知四望者天神之屬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雨皆在祀中天子四方望祭故曰四望亦曰方望魯虛一方讓于天子故曰三望猶樂器之曲縣亦虛一面以讓軒縣焉若山川爲地祇之屬固不得列于郊祀

之望也

天地不合祭而合祭亦可

天地合祭古人以爲非禮朱子以爲可行而未伸明確據余按召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若非合祭天地焉用二牛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社祭土用太牢別于祭地明甚謂社卽祭地者郊特牲也謂南北郊冬夏分祭者周禮大司樂也二書出于漢不若尚書之可據

居喪奪情

曾子問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明他事皆不與也王制亦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此古今不易之正禮所以張曲江爲唐代大賢而以奪情一節頗不滿人心然喪服大記云君既葬王政入于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經帶禮運云三年之喪與新有婚者期不使檀弓云父母之喪使必知其反玩此數語又似喪中未嘗不從政未嘗不爲君所使也註欲曲合大記則云王制之三年不從政指庶人也非大夫也欲曲合王制與曾子問則云所服王事即

金革之事也公羊傳閔子要經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子之道不卽人心疑卽在官守制之濫觴歐陽通以奪情故徒跣入朝非公事不言

妻期最重

酉陽雜俎曰今之士大夫喪妻往往杖者禮彼以父服我我以母服報之故妻杖削杖也稽顙也居廬也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禫也三年不娶也非他期可比

喪三年不祭

余嘗問程綿莊云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

越紼而行事豈宗廟之祭亦三年不行歟綿莊答曰王祭所言爲天子禮也越紼之義取諸未葬以前不得通三年而言未葬也按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既葬則皆祭不以已之私喪廢社稷尊神之祀也夫既殯既葬則外祭不廢而宗廟之祭不言可知又稱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群廟之主而藏諸廟卒哭成事而群主各反其廟當群主聚于祖廟之時象其同然以憂子孫之凶禍自不違于享祀卒哭成事則子孫之哀稍減群主皆反後來侍于其側而坐觀皇祖之餼此

非新祔者之安亦非孝子之所安也然則時祭之行當在卒哭祔廟而後已南齊書云越紼之義事施未葬既葬之後何紼可越杜氏云新主既立特祀于寢則宗廟四時之常祀自宜如舊三年祀畢乃審禘昭穆而同于吉可知三年不祭卽左氏特祀于主之意言不祭新死者于廟非謂廟中之祭竟三年不行也然則春秋之譏喪祭何歟曰閔之吉禘文之大事皆殷祭也喪未終而殷祭于廟非禮也若夫不配之祭而又何譏焉顧寧人則云古人喪服所以諸侯絕大夫降者爲其居喪廢祭

故也非僅貴貴也

特牲少牢只一尸

方望溪問程綿莊以特牲少牢爲士大夫合祭祖禰之禮而經中不見昭穆二筵又止言一尸此十七篇內不解之疑也程答言禰者附也諸侯之士惟有一席當以王制之說爲是祭法二席之說爲非禮一則曰禰二則曰禘統于所尊故祖有尸而禰無尸及至禘遷而禰亦爲祖矣然則昏禮之受于禰席非二席乎曰非異席也其義有不得先祖而後禰者猶三月之奠菜以見舅姑

爲先也曾子問父沒而冠則掃地而祭于禰亦是類也大抵冠昏先其所親而祭祀則統于所尊此聖人之深意也

以庶子爲長子後五家駁義

本朝汪鈍翁長子卒命庶子爲之後其意本劉原父爲兄後一議引公孫嬰齊爲例公孫嬰齊既卒春秋謂之仲嬰齊以謂爲人後者爲之子當下從子例不得顧兄弟之親稱公孫也僖公以兄繼弟春秋謂之子嬰齊以弟繼兄春秋亦謂之子既以子名則僖公不得以閔

隨園隨筆 卷一  
公爲昭而歸父亦不得不以嬰齊爲穆矣顧寧人駁之  
云嬰齊爲後後仲遂非後歸父也傳拘于以王父字爲氏之  
說而以嬰齊爲後歸父則以弟後兄而亂昭穆之倫且  
三桓亦何愛于歸父而爲之立後哉閻百詩駁之云魯  
閔公諸侯也鈍翁不得以諸侯比其子公孫歸父亦大  
夫之有采地者也有采地者稱君春秋時其家且有宗  
人膳宰司馬司士史進象笏之儀亦非鈍翁所可比例  
也毛西河駁之云公羊誤以王父之字爲字故鈍翁亦  
誤焉不知國僑馴夏季氏叔孫皆以父字爲字也公羊

疑東門襄仲之子稱仲嬰齊必以父爲祖而以兄爲父  
故得氏仲以致吳中習俗多亂倫妄縱之事黃梨洲駁  
之云經書公孫嬰齊不一而足旣爲父子則不得並稱  
公孫其不爲歸父之子明矣臧孫問惠伯事諸大夫皆  
譊然曰仲氏此時嬰齊未嘗後歸父已得名公子遂爲  
仲氏可見公子之氏卽宗之爲氏不必至孫而后稱也  
陳見復駁之云同時有叔肸之子聲伯亦名嬰齊經旣  
書爲公孫嬰齊則此仲遂之子烏得不異其文蓋嬰齊  
自後仲遂而稱仲耳劉原父以漢文不後惠帝宣帝不

後昭帝光武不後哀成唐睿宗不後中宗宣宗不後武宗為非不知史記商之盤庚陽甲至小乙兄弟四人相承均不稱嗣子而但曰及也晉書賀循傳言之甚明

婦人無尸

古之婦人祔廟而不立主故無尸禮所稱男為男尸女為女尸者專主虞祭而言迎精而反猶未祔廟不得不為尸以別男女也周旅酬六尸者蓋太祖之尸不動而六尸相為酬酢故曰周禮其猶醪與醪合錢飲酒也此其間自著不得女尸

貴貴

禮曰貴貴為其近于君也故鄉飲酒禮三命而不齒不齒者席于尊東大夫射則公士為賓當射時樂作大夫不入註云不使鄉之人加尊于大夫也士相見禮大夫于士終辭其贄蓋不答拜也喪服小記主人主婦坐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可見餘人皆立矣禘記曰士之子為大夫喪父母不能主也必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為立後注云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士不可也言父貴可以及子而子貴不可以及父也士喪禮士代哭不以官



蓋大夫以上皆懸壺代哭矣左傳晏嬰居桓子喪過毀室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為大夫蓋謙言諸侯之卿得比于天子之大夫也是天子之卿可以降殺也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至何春秋而降殺及于大夫耶儀禮喪服大夫之家臣皆斬衰三年似乎貴貴之禮皆屬太過蘇州彭芝亭大司馬僭朱觀察紹基之坐朱不悅或告之曰禮一命齒于鄉里二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大司馬官已三命不得拘孟子鄉黨莫如齒之說也荀子曰三命者族人雖七十不敢先焉

拜墓吉禮

資暇錄拜墓吉禮也而唐人白衫麻鞋悞矣

師服

自檀弓心喪之定制于是門人之于夫子若喪父而無服然猶群居則經漢夏勝死竇太后為服制以答師傅之恩而東漢風俗遂為制杖同之于父甚且有表師喪而去官者延篤孔昱李膺見范史劉焉王朗見三國志其較著者也而應劭嘗議之至晉定新禮從摯虞之議謂淺教之師暫學之徒不可皆為之服其制奈何弔服

加麻三月除之此魏王肅鄭稱之禮也弔服加麻既葬除之此宋蔚之之禮也禮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而葬春秋疏云踰月亦三月也此五服之總也其服奈何朱子之喪門人用總麻深衣而布緣河北山之喪王魯齋定議元冠端武加帛深衣布帶加葛經履金仁山易之爲元冠加帛經帶方履駸耕錄顧德玉奉師尸殮于家衰紵就位邦人來弔者德玉爲之主葬顧氏之先塋

連宗

今俗通譜謂之連宗北史序傳李倩之死趙群李榮來

弔嘆曰此家風範海內所稱今始見之真吾師也欲與連類卽日自名勞之此通譜之始也張燕公愛曲江之才與之通譜此通譜之善者李崇德慕義府之勢與之通譜義府貶普州隨削去之及義府再得權遂置于死此通譜之不善者

朋友服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此無服之服也鄭康成云爲師心喪三年于朋友朞是朋友亦有心喪而無服制無明文孔叢子統叔死秦顛閔天爲之服故同官有服喪

服傳曰朋友麻康成曰服弔服也其服有三錫衰也總麻也疑衰也漢郭有道碑朋友如韓子助宋子浚等服心喪其年者二十四人是也後漢張劭死范式爲服朋友之服晉京兆韋淑受應詹生成之惠詹卒遂製朋友之服哭止宿草唐裴佖與鄭餘慶特相友善佖歿後餘慶行朋友之服權臯卒韓洄王定爲服朋友之喪摺紳美之而史亦不言其服制何若唯戴德撰喪服變除有云朋友有同道之恩加麻三月徐邈答禮問亦稱同爨總朋友麻喪服記曰朋友皆在它邦袒免歸則已唐崔

祐甫有廣喪朋友議引韋觀察魏尚書兩人聞友喪行事之厚薄以爲比例杜牧亦有喪友議見唐文粹

爲殤立後

記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何謂臣不殤君魯閔公八歲而被弑于時卽位二年儼然朝羣臣益百姓矣左氏譏躋僖公爲逆記是則終僖公之世閔公之主祔廟也久矣何謂子不殤父經無明文以意度之是必取昆弟之子以後三殤所以濟禮之窮而重絕人世也趙稷有二嗣子曰光曾曰炳其兄肩吾死無後以炳爲兄嗣光曾

十五而殤將取炳以歸則負亡兄之約而傷寡嫂之心  
 如不以炳為嗣則稷之血允絕杭董浦先生執子不殤  
 父之說進曰炳長矣需之五六年或需之七八年冠而  
 昏昏而生子男也即以後光曾是肩吾無子而有子稷  
 無子而有孫于情順于禮合于嗣續之繼得善之善也  
 或曰禮殤不立主祔于王父呼其名而祭之今既以炳  
 之子後以稷主祭呼其名可也以炳之子之為後者主  
 祭呼其名則不可曰禱記曰祔于殤稱陽董某甫不名  
 神也鄭氏曰某甫且字也尊神不名為之造字夫使光

曾不殤則必待冠而字今既殤矣禮有造字之例余為  
 之製字曰承祖以待夫炳之子他日之祭而不貽于詞  
 也禮也或曰如子言光曾雖死猶勿殤也然則稷當何  
 服曰上殤九月中殤七月國制也禮聞子不殤父未聞  
 父不殤子光曾十五而殤稷為之服七月之服不得以  
 私情于也亦禮也

兩妻並封

晉書溫嶠二妻俱贈夫人賈充有左右夫人程諒立二  
 嫡五代史晉高祖于安重榮兩妻並封陸定國娶柳氏

又娶盧氏以其均係舊族遂不分嫡庶此事晉代最多如禮志所載王昌劉仲武陳說之類皆以亂離故失妻再娶而其時廷臣議者多以後妻為繼室亦有謂兩妻之子宜相互為服者若春秋時晉文公趙衰之叔隗季隗則又不以先後為嫡庶矣

耐妾

禮記曰妾耐于妾祖姑無妾祖姑易牲而耐于女君可也鄭註女君嫡祖姑也又曰主妾之喪自耐至于練皆使其子主之殯祭不于正室

宗子主祭亦以爵重

本朝李文貞公曰庶人無田不祭宗子而庶人則薦而不祭矣士三鼎大夫五鼎以士祭不如以大夫祭雖禮有庶子為大夫以特牲祭于宗子之家之語然不如使大夫主祭之為安也李臨川曰州縣古之子男也文林郎古之元士也在古期服且絕矣而況于祭乎而況于其官爵在州縣以上者乎古之宗子皆諸侯適子之弟原無賤者

吏持長官服

魏令曰長官卒吏服齊衰三月葬而除晉令後任來代則除武昌太守與桓溫箋云蔡徐州薨主簿服斬

庶孫爲祖庶母無服而虞東先生獨立一說

庶孫服祖庶母禮律均無明文 本朝徐健菴尚書作讀禮通考徵引最博魏書張普惠傳議廣陵北海二王爲所生祖母服三年宋志度支判官薛紳所生祖庶母解官持服三年皆有成例惟王姚諸儒復有異說其意以爲儀禮喪服不言父歿爲祖母服斬惟小記有其說此爲嫡孫承重者言之庶孫不爲祖後無重可傳不爲

祖父服斬安得加斬于庶祖母云云虞東顧先生鎮駁之曰聖人制禮文不必具而義可類推按喪服祖父母止于期而小記推之謂祖父卒而後爲祖三年疏衰止及曾祖父母而康成推之謂高祖宜總麻如斯之類不一而足也而齊衰三年章父卒爲母繼母慈母皆如母未及庶子所生之母也而康成推之謂大夫之妾子父卒則皆得伸疏曰皆得伸三年也小記又推之爲祖庶母疏曰亦服之三年如已母也據此則庶子于其母得伸三年蓋古法也禮官失考至武后表行之而刪其父

卒之文此處不無小過終唐之世禮官屢請復古而格于眾議人心之所安不能違也今律既如唐制庶子得為其母三年而父所從出之母顧屈之使不得伸可乎傳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得降此禮意也今欲明嫡庶之分而降其父之所不降可乎諸人曉曉不休者尤在承重之說愚謂承重為宗法設也承重主宗廟必累世承嫡乃為承重故支子雖為大夫猶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後世宗法已廢為祖後者不問其祖若父之果適與否皆被以承重之名已與古義不合而猶執言庶孫

不為祖後無重可傳尤為可笑且其所引公子練冠麻衣一條不詳核註疏而漫據孟子集注厭于嫡母之說其失尤顯按鄭注諸侯之妾子厭于父為母不得伸權制此服不言母也晉博士范宣有言婦人無專制之事豈得引父為比而屈降支子乎且服之以三年制者不必盡繫承重也慈母如母豈亦有正體傳重之說乎至于庶妾不得並于正妻此當責之其父不當責之其子若責之其子是教子卑母也故大夫為妾期為貴妾總而庶子為母則父歿皆伸三年

禮記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夫人于妾無服而答拜有二說

喪禮妾爲女君期若報之則太重降之則有舅姑爲婦之嫌故無服也摯虞議夫人不答妾拜新制云禮無不答

童子無總而兩妾相服有總

魏太師馮熙薨有子尚幼議者謂童子事降成人可以衰而不裳免而不經博士孫惠蔚以爲玉藻載童子有佩鱗之革有錦帶之紳以凶類吉腰經宜存禮童子無總服鄭注云雖不服總猶免深衣是許其有裳也晉時

王丞相一妾亡一妾疑于所服徐邈曰當從夫服總

元孫服總

沈括筆談言人疑喪禮無元孫爲高祖之服不知曾者重也由祖而上皆會祖由孫而下皆會孫也雖百世可也苟有相逮者必爲服三月之服雖成王之于后稷隔千年亦稱會孫此其証也禮所謂以五爲九者謂旁親之殺也上殺至于九旁殺至于四而皆謂之族過此則非其族也非族則無服惟正統不以族名則是無絕道也 本朝汪鈍翁亦有此疑惜未見談筆耳



立孫非禮

問世立後古無此禮荀顛無子立孫為失禮之始見南齊書江敦傳

母拜子父亦拜子

士冠禮見于母母拜之人以為疑不知祭禮主人拜上餽尸餽皆子弟所為是父亦拜子也

諸侯祭亦用豚大夫祭亦用牛

王制諸侯郊用特牲不必大夫而後特豚饋食也曲禮大夫用索牛不必諸侯而後太牢也

與父坐見其子不起

說苑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過子方不起曰為子起其如禮何不為子起其如罪何請誦楚共王事工尹氏共王坐見世子不起曰敬其父者不兼其子也余按晉制群臣侍坐太子來不起孫毓引禮侍坐于所尊見同等不起為証

入國見小君

朱子註子見南子云大夫入于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此說並無証據穀梁曰禮大夫不見夫人儀禮大夫聘

于同姓之國夫人使人勞以二竹簋皆非見小君禮也  
惟左氏莊公三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  
婦覲用幣此見小君之禮然亦只言本國大夫耳

孝子可以出門

禮士大夫三年之喪國君不呼其門似孝子無出門之  
禮然士喪禮云主人乘惡車白狗帶蒲幣是孝子亦出  
門也但木棺木鑿欲其無聲耳檀弓曰士于公門脫衰  
俱孝子可以出門之証

孝子可以乘車

今送喪孝子率多步行示不安之意然按士喪禮士庶  
人之喪與天子同者三乘人專道而行終夕燎乘人卽  
乘車也

古不共厠

士喪禮隸人溲厠註古人不共厠溲者填之也

尸柩無拜禮

禮尸柩所在不但賓不拜子孫亦不拜何也古人掘埽  
見衽不使人見棺也未虞未練猶以生禮事之練而祔  
乃埋重立主以神禮之便不日祭虞而立尸卒哭而諱

禮記卷二  
蓋人事畢而鬼事始焉虞以前皆不拜

容車

今喪禮以肩輿與畫像而行號曰容車其禮最古所謂  
祥車曠左是也春秋公孫薑卒天子賜大路皆吉駕之  
明文今之鼓吹導從是也

祠大而奠小

尚書疏伊尹祠于先王祠有主有尸其禮大奠者奠器  
而已有主無尸其禮小殯殮之祭皆曰奠虞祔卒哭始  
名曰祭賈公彥曰非時之祭曰奠

出母有二解而周櫟園別立一說

敖繼公曰伯魚之母出而在父室者也故伯魚有服子  
上之母出而嫁者也故子思無服子思不忍明言故假  
其詞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出妻之子爲母  
期亦指出母之在父室者而言若再嫁則已絕于子矣  
故曰繼母嫁從爲之服言從則服不從則不服也周櫟  
園別立一說曰子思之不喪出母謂所出之母蓋婢妾  
之至微者非被出之母也引左氏康公我之自出爲証

乳母總

附錄卷二 卷二  
乳母總者謂母死莫養之兒非謂人人乳母皆有服也  
晉梁氏辨之甚詳北魏不知此禮佛狸竟尊乳母爲玉  
京太后

縣令弔人

漢劉德問田瓊以爲君弔大夫迎于門外送于門外大  
夫弔不迎今縣令弔人人當依國君來弔禮瓊曰然若  
丞尉則依大夫弔禮可也

從母二解

禮從母以名服從母者母之姊妹也宋景曹卒李康子  
使冉有弔且會葬曰以肥之得備彌甥先儒曰姊妹之  
孫爲彌甥袁淮駁曰從母者從其母而爲庶母也非姨  
也姨止總與舅同引蔡侯之稱姨以爲斷汪鈍翁爲姑  
舅姨母服二義曰以父論則伯叔期姑姊妹降而大功  
以母論則從母小功母舅降而總矣不特同異姓之嫌  
亦男女之別也

並喪

曾子問並有喪如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奠先重而後  
輕各服其服卒事反服賀循云父服未終又遭母喪當

父服應畢之日皆服祥祭之服如除喪之禮卒事反母服也父喪內而祖亡應立二廬以受弔弔父則往父廬弔祖則往祖廬居重喪而遭輕喪則以輕服包重服當除服其除服畢反喪服宋儒周鴻有並喪乃畢母服而后服父服蔡虛齋駁之曰如此則母服未終之日其哀父之念能格之使有待過之使不行乎

在遠除服乃歸

已在遠聞喪除服乃歸旨董勛以爲先至墓斂髮袒經不制麤衣及杖也哭盡哀遂除于墓家人待之如常不

變服也

大功數閏

齊高帝建元三年有司奏皇太子妃以去年九月卒其年閏九月若以閏算南郡王兄弟應以四月小祥王儉稱三年周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蓋以計年計月爲分後魏將軍乙龍武喪父給假二十七月而龍武數閏月以求仕元珍以爲宜加罪也

招魂葬非禮

晉袁瓌禁曹僕射之招魂以魂不可掩遏于棺也故漢

之新野公魏之郭循俱爲非禮其實始于漢昭靈后之  
葬櫟陽傳純禁東海王越妃裴氏招魂今葬之請以爲  
古人于廟于祔于寢並無于墓者

### 今喪過古

顧寧人以爲今之喪過古人者三一子爲母服斬三年  
一子婦爲姑服斬三年一改喪禮之二十五月爲二十  
七月蓋鄭以二十五月之中爲禫則空月爲二十六  
出月而禫祭爲二十七矣服問云中月而禫註云中月  
者間一月也只二十五月也

### 斬衰可笑

唐駙馬爲公主斬衰三年金世宗命子爲改嫁母服斬  
三年皆可笑也至于蔡徐州薨主簿服斬慕容妃符氏  
薨廕爲服斬尤奇

### 昏而遇期功之喪

婿親迎而有大功功之喪則夫改服于外父女改服于  
內卽位而哭卒哭婿入束帶相見而已不行初昏之禮  
古無墓祭而墓祭亦可

古人于墓只有奔喪去國二事而無祭禮記曰奔喪者

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哭盡哀又曰去國則哭于墓而后  
行左氏季子復命哭墓昭公孫齊與臧孫如墓漢蘇武  
還以太牢謁武帝園陵魏晉以前臣子不謁山陵爲王  
導以布衣之交始行之皆古不祭墓之証也然周禮墓  
祭則家人爲尸孟子有東郭墦間之祭其來久矣通  
考曰寒食上塚開元年間始編入五禮

以吉禮送亡者

禮經所謂祥車曠左者今之容車也春秋公孫蠆卒天  
子賜大路皆吉駕之明文今之送死用鼓吹導從禮也

禮三年喪受服說

沈冠雲曰三年之服之有受也其見于經傳者斬衰三  
升則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疏衰四升則受以成布七  
升冠八升成布六升斬衰初喪之冠也成布七升疏衰  
初喪之冠也故曰以其冠爲受而其受之也則皆在既  
虞卒哭之後鄭氏之註有所謂練而受以大功之衰者  
至賈氏之疏則又以麻衣爲大祥之受而宋之司馬氏  
且謂禫亦有受焉此禭見于間傳喪服記者也愚以爲  
受也者以衰而承乎衰也以其冠爲受則以初喪冠之

升爲既葬衰之升也夫先王之制服必稱乎孝子之情  
自初喪及葬哀痛毀瘠之甚矣苟既葬不之節則或病  
且死故承之以輕服然卒減故衰三升又驟而不能使  
孝子之卽安故使受衰之升視乎初喪之冠之升數然  
則初喪之冠倍其衰而六升七升者殆早慮及此而爲  
之爾抑既葬以初喪之冠爲受則既練而受亦必視既  
葬之受冠斬衰冠七升齊衰冠八升減既葬受衰止一  
升非獨有沾功足以及練也蓋以孝子既練之衰與既  
葬不甚相遠故練而承衰輕亦不可以甚輕而甚則不

稱既練之哀而又失其節既葬之受冠將以爲既練之  
受衰故其升減既葬之衰一升而止是既練之受經傳  
雖無文而鄭氏所謂受以大功者固足補其闕略也何  
也大功之衰七升若八升卽既葬受冠之升也若夫大  
祥而後則衰已除而無事於承矣雖素編麻衣反服微  
凶之服而非衰與衰之冠也尚得謂之爲受哉

儀禮女子子適降旁親服說

沈冠雲曰喪服大功章云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  
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嫁者



其成人而未嫁者也鄭註云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賈釋云未嫁而降旁觀是逆降也後儒往往疑其說至有詆爲背理亂常者愚以爲此聖人制服之權而鄭賈獨得之者也蓋人之娶婦以嗣親而助養祭則貴乎及時女子子成人將出而或有旁期之服畢喪而嫁則娶者不能待不畢喪而嫁則嫁者卽于愆是嫁不嫁兩無所處也雜記云大功之未可以冠子可以嫁子鄭以未爲卒哭則女子子而服大功者卒哭而後亦可以嫁非若期之喪之必終也明矣

故逆降旁期爲大功使不敢以輕服而妨禮本然則逆降之云誠此經本義也而可輕詆哉抑大夫爲其子昆弟之爲士者大功則子以將出降而父以尊降皆大功也固無不可以嫁矣士不得降旁期爲大功雖其子可以嫁若其父之不可以嫁子何故逆降之禮惟大夫之女子子有之不及于士至傳所稱成人者謂其年二十已笄醴者耳賈乃兼十五以後許嫁笄者言之夫許嫁笄而在十五以後則去嫁期尚遠何慮其時之不得及而俾之逆降乎此則疎且舛矣

父未殯而祖亡承重議

沈冠雲曰震澤縣西濠沈維壻父亡未殯而祖亡或謂維壻今以適子為適孫一身兼主二喪宜即正承重之名位以事其事維壻疑之乃屬其族父來問余曰維壻既兼主祖喪固應事承重之事矣若欲即并其名位而正之奚其可蓋所謂承重者承祖喪先祀于其父若祖之謂也先祀之重在祖則承之于祖祖喪之重在父則承之于父承之祖者祖葬而後承承之父者父殯而後承故父而未殯宜攝重而不宜承重曰主祖喪而事承

重之事則承重矣何謂攝重曰父未殯而主祖喪謂之攝主宋庠蔚之所謂父為傳重正主已攝行事是也主攝則重亦攝也曰父未殯而主祖喪何以必攝也曰不忍死其父也豈惟不死之而已禮云三日而后斂以俟其生故自君及士凡死于道者未入棺則人自門升自阼階見曾子問皆奉之以生之禮未殯而不攝非之死而致死之之尤者哉曰然則維壻之不宜正承重之名位于父之未殯也決矣至其殯父而具狀與刺也宜何稱曰未承重猶孤子也曰子謂承先祀之重而必于祖

之既葬也何居曰古者喪三年不祭恐致哀于新而不誠于故耳今之喪雖不如古然未卒哭而祭苟致其誠則哀之殺爲已疾故必于祖之既葬也曰重之名始見喪服傳鄭氏以宗廟註之則所承宜專在先祀今之兼喪何本也曰論語謂所重民食喪祭喪固與祭並重且啓殯而朝卒哭而祔練而祭喪禮有行于廟者則鄭之言宗廟亦兼喪矣

父妾慈已者服議

沈冠雲曰吾縣葉氏有二妾其少者有子某長者某氏無子則與少者共撫其子如已子二十年不衰其卒也家長沒矣某念其恩勤而深痛焉遂與親黨謀所服之者或曰在律父妾之有子者稱庶母服期今某氏無子某不得爲之服或曰某氏之撫某恩勤隆至乃經與律所謂慈母也宜爲之三年某不能決擇乃屬潘生持二說來請余曰父妾無子而爲之服庶母之服則倍于律有撫已之恩而無服則不卽于人心爲之服而直同慈母則又過而失其中愚以爲惟半慈母之服以服之庶幾乎得也喪服經齊衰三年章云父卒慈母如母傳謂

妾無子妾子無母而父命為母子者母死喪之三年貴  
 父之命也今某自有母父無定命則不成之為慈母故  
 不得直同慈母之服然某雖自有母而某氏實共撫之  
 父雖無定命而其撫之也實心嘉之是某氏固居慈母  
 之半故某亦當半慈母之服以服之也半慈母之服則  
 亦為之期此雖經與律無其文而可以義起也潘生曰  
 鄭氏之註喪服傳謂不命為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已之  
 服今不可如其說而為小功歟曰古之為庶母也總慈  
 已焉而小功則為加今之為庶母也期慈已焉而小功

是再降也故不得如鄭說也然為其慈已焉而加隆于  
 庶母又不得也隆于期者惟三年三年之不得則期而  
 止此無如何者也曰某之所生母亦嘗親于某氏其為  
 某氏也如之何曰眾妾以相親制服亦不見經與律以  
 同室生總之義推之其服總乎

喪所生母雜議

庶出之子謂其母曰所生母繼妻所生子謂其母曰生母見會典驗

封司封贈篇註

沈冠雲曰震澤縣某乙之所生母某氏卒屬其所親來  
 問魂帛銘旌及適孫列狀刺之稱余曰在魂帛宜稱先

母書銘而繫以家長舍側室無他稱適孫無服不宜列狀刺曰乙之父某公嘗擬稱某氏爲繼室今以側室稱則父欲伸之而子故屈之矣安乎曰禮在何伸與屈之有必深父志而遂之是陷父于不義也若以稱側室爲未安曷不觀明吳孝廉側室貞節坊之所題乎曰四川道監察御史吳煥之母太孺人范氏繫于母乃竊取春秋書惠公仲子僖公成風之法準此爲稱則于義不拂于情亦不傷矣曰是誠善顧今之貴者在乙之弟丙可以繫其母乎曰可主喪則以長繫銘則以貴銘名也

宜繫其著者也曰繫以子而不繫以家長其權乎曰禮也非權也傳曰妾不得體君若家長存而主妾之喪繫以家長其可家長沒而繫之時俗則然故不必然也曰魂帛之以母稱也殆不得稱妣乎曰然妣者媿也適母比于父所生母但當稱母曰母之上曷不加所生以殊之曰子不宜殊其母也孽而妣其母謂之無妣子而殊其母謂之無母無母之罪與無妣等曰適孫無服誠不宜列狀刺矣顧亦可通其變乎曰不可古之列于狀刺者惟喪主今衆子諸孫之並列旣從俗矣而又將及無

服之孫是變之變也

三年供飯

士喪下篇既葬反哭之後猶朝夕哭不奠不奠固有明  
文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几筵鄭註謂不復饋食于下室  
則下室之饋既虞亦不之設蓋未葬以前生事之既葬  
則神事之故罷饋奠而以祭祭亦以時而不數此周公  
之中制然也若朱子家禮自既葬以至畢喪罷朝夕奠  
而不罷上食乃本橫渠論國語日祭之說欲三年以內  
無日不如親之存雖非中制而其意誠厚故至今通行

之

廳可代廟

晉安昌公荀氏進封數國祭及六代以廳代廟人疑其  
非劉公曹答殷仲堪云禮襄仲尚于兄弟之廟假鐘磬  
以成禮荀公以廳代廟義亦可通  
已毀之主不必瘞未毀之主亦可藏  
韋元成議毀主瘞于園是也然公羊註主藏太廟室西  
壁中以備火災晉摯虞要注云廟主藏于戶外西墉之  
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以藏主晉荀氏祠祭特設神

板盛以帛囊合于竹箱是已毀之主不必瘞未祠之主亦可藏也

古名物太繁

一祭也有奠有祠有饋有祭有尸尸有無尸有陰厭有陽厭一燕也有時燕有祭燕有飯燕有大享一幣也有燔瘞之幣有禮神之幣有從爵之幣一舟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一獵也有上殺中殺下殺之分一肺也有肩肺有臂肺離肺刲肺之別一朝也有外朝治朝燕朝之所一揖也有天揖土揖時揖之辨一田

也有官田牛田賞田賜田牧田之目一佩也有德佩有事佩一玉也有瑞玉有瑋玉一袒也有玉袒有無衰之袒一劍也有班劍有佩劍一鄉飲也有射有賓賢有州長有合錢一覲也或見天子于廟或見天子于方岳或見天子于國外一馬也有公馬有國馬有父馬一鐸也有金鐸有木鐸一火也有國火有明火一水也有泂水有明水一鹽也有引鹽有散鹽有苦鹽有飴鹽一侯也有熊侯有豹侯有麋侯有布侯有鹿中一杖也有桐杖有竹杖一酒也有清酒事酒昔酒泛齊醴齊益齊緹齊

沈齊一牛也有享牛求牛膳牛犒牛奠牛兵車之牛一  
 履也有命履功履散履素履葛履一布也有飲布歛布  
 質布總布罰布屨布一羽也有審羽搏羽縛羽一粟也  
 有屋粟鋤粟閼粟一舞也有皇舞帔舞于舞旄舞人舞  
 一懸也有宮懸有軒懸判懸特懸其他祭有九拜有九夢  
 有六祝有六兆有四龜有十筮有九輝有十輅有五車  
 有六弓有六矢有八馬有六節有六凡周禮所載尤繁

古合今分

古人常合而為一者文之與武也學之與樂也耕之與

讀也農之與兵也朝之與庶也今一分而不可復合矣

古分今合

古人常分為二者天地之不合祭也父母之不合葬也  
 也姓之與氏也葬之與肆也主之與重也朝之與覲也  
 履之與鳥也射策之與對策也郭之與郭也享自享宴  
 自宴食自食飫自飫也布帛之征粟菽之征力役之征  
 也土有二旌一名旌書名入壙二乘車之旌送形而往  
 迎精而還卜自卜筮自筮諏自諏也棺自棺槨自槨屬  
 自屬辟自辟大棺自大棺也明水明火主祭祀井水樹



火主烹飪也今一合而不可復分矣

習而不察則僭

鄭註儀禮喪服章凡女子行于大夫以上曰嫁士庶曰適人然則士庶稱嫁者僭也檀弓君子曰終小人曰死然則今之死稱終者僭也初學記出不由里門面大道者曰第爵雖列侯封邑不滿萬戶者不得作第然則今之居室稱第者僭也禮稽命徵曰天子陵樹松諸侯柏士槐大夫棗庶民柳今庶民墓亦樹松僭也爾雅古川澤有禁惟葵婦得以笱入川今之釣者亦僭也漢文帝

七年令列侯太夫人夫人毋得擅徵捕如淳曰列侯死子爲列侯稱太夫人子不侯不得稱太夫人然則今之士大夫稱太夫人者僭也宋時百司十日一休假謂之休澣故有上澣中澣下澣之稱然則今非人直之官而稱上澣中澣下澣者僭也周益公撰光堯丁亥本命道場滿散朱表有日踰中澣之句考其日蓋十月二十一日

忽二忽一

周禮四井爲邑四甸爲縣縣與邑分而爲二左氏昭公

五年韓賦十邑皆成縣也則混而爲一矣玉燭寶冊蠟  
祭先祖蜡報百神蠟于廟蜡于郊貞觀時丑蜡百神辰  
蜡宗廟亦分爲二也至開元同日而祭則又混而爲一  
矣

### 明堂

嘗疑明堂卽太廟卽國學之說皆漢儒之附會孟子但  
云王者之堂而已並無他說明堂位一篇並無祭祀學  
校之言且天子七廟列于京師而周公立明堂于洛邑  
豈有不祀祖宗于國中而遠享于千里之外之理周禮

大司樂有圜邱之樂有方邱之樂有宗廟九變之樂三  
者皆大祭祀而不及明堂趙邠卿云周制王者朝諸侯  
于方岳皆有明堂在畿內立于王城之南七里亦並無  
祭祀之說詩序曰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孝經曰宗祀  
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或是周人尊崇文王欲以配天  
而又嫌日至之郊已配后稷故于季秋之享帝而爲是  
舉歟抑洛邑爲周人東都洛誥曰王入太室裸想卽其  
地歟然詩序與孝經均非三代之書不可信也至于明  
堂卽國學之說經傳尤無明文月令以爲王者夏日之

所居與青陽總章元堂並峙于太廟之前史記公玉帶  
上明堂圖魏晉已降動議明堂牽合附會至數十萬言  
宋仁宗卽大慶殿行親享之禮以附會明堂卽太廟之  
義均爲迂誕善乎晉袁悅之言曰若明堂則太廟則宜  
王亦無無毀之問也

郊天有尸祭昆蟲無尸

古無無尸之祭惟祭天無尸見曲禮疏節服氏之逆尸  
車爲后稷配天而有尸也國語晉祀夏郊董伯爲尸尚  
書太傅帝入唐郊丹朱爲尸淮南子周公郊天太公爲

尸以郊天亦有尸然先儒皆以爲祭感生之帝則有尸  
祭先天之帝則無尸也蘇氏云八蜡之祭猶爲貓尸虎  
爲虎尸惟昆蟲之尸當作何象則古人無言之者

喪次卽位

周康王以冕服卽位于喪次蘇子瞻譏之毛西河引博  
証以爲帝王之禮不與士大夫同宋羅氏以爲禮三年  
年之喪越紼而行者有四郊其一也夫郊必衮冕大裘  
矣初見諸侯獨不可以冕服乎此言正與西河相合按  
伊訓孔疏謂春秋之世有奠殯卽位者有踰年卽位者

奠殯卽位者告殯而爲喪主康王是也踰年卽位者改元而爲國主經傳無所考惟何休云卽者就也先謁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終喪事也大抵人主在初喪以冕服卽位于未成服之前而以喪服宅憂于成服之後其踰年也假冕服之暫以行改元之禮旋反喪服以守三年之喪胡安國誤據高宗諒陰之說以居憂之禮混卽位之文引虞夏二書以爲冢宰攝告廟臨群臣而人主不視其事不知舜禹之攝皆禪代之事非繼世也杜預答魏舒問諒闇曰周公不言高宗服三年而曰諒闇二年此心喪也若然則反喪服之說亦尚可疑

隨園隨筆卷二終

懷德堂書

